

当代法国文学镜像中的文化身份研究

韩湘瑜

绥化学院 黑龙江绥化 152000

摘要: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法国的文学对其它国家和语言的文学创作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西方文学中的一大核心。近些年来我国学者对法国的研究越发深入,但是以文化身份作为切入角度研究法国文学的著作依旧没有诞生出权威。本文以这一视角为切入点研究了加缪、杜拉斯、勒克莱齐奥、昆德拉、维塞尔、吕芬和程抱一这些人的文学创作工作,从中挖掘出了他们自身文化身份的转变和构造,认为当代法国文学镜像中的文化身份存在很大的不稳定性和流动性。

关键词: 法国文学;文化身份;当代;文学镜像

引言:

随着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不断加深,我国学者对于法国文学的研究也到了日益深入的地步。随着研究的深入进行,长期专注于单一作家作品的研究方式的弊端一点点地体现了出来。除了研究具体的作品之外,我们还有更加抽象化、本质化的问题需要面对。留人作家作品中的文化身份问题。这些法国作家笔下的人物和作品体现了作家怎样的文化身份?在他们的思想领域中,法国文学是怎样的一种存在?他们探讨的是怎样的文化身份价值导向?他们在作品中又采取了怎样的语境去表达自的探索成果?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对于理解法国文化、对于文化全球化进程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将以法国文学镜像为出发点,研究那些具有法国海外经历或者移民经历的作家的文化身份。

一、以具有海外经历或者移民经历的法国作家为研究对象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学界对法国文学的研究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拓展,大量关于法国文学的论文和著作被先后出版。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所导致,法国文化身份问题涵盖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东西欧文化、非洲文明与西方文明、犹太教与基督教、印第安人与白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所以在林林总总的研究论述中,法国作家所持有的文学身份是突出而重要的一个内容。本文选取了加缪、杜拉斯、勒克莱齐奥、昆德拉、维塞尔、让-克里斯托

夫·吕芬和程抱一这些有代表性的作家来研究在多元语境视角下法国作家们的焦虑、困惑、无奈、悲怆^[1]。

1. 阿贝尔·加缪

在加缪的笔下,阿尔及利亚是经常出现的地区,作家本人也长时间居住在这个地方。自古以来阿尔及利亚地区就是法国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区。伊斯兰教信仰真主,他们认为人类受真主的命令统治世界,万物和平共处。基督教信奉上帝,认为人生来就是为了赎罪。由于信仰的不同以及其它方面存在的冲突,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关系可谓水火不容。长期生活在这一冲突中的加缪既生活在欧洲的边缘,又生活在非洲的边缘,同时受到母亲和精神导师的影响,被多元文化熏陶,深切的感受到阿拉伯人和法国人之间的鸿沟天堑。他在作品中表现出的文化身份问题不是简单的西方意识的代表,而是西方对白人移民的话语。而随着他居住在阿尔及利亚时间的增长,他对这片地区开始产生感情,从生活习惯到文化上都逐渐开始认同此地。由于这种原因,加缪笔下的任务经常处在二者的夹缝中,既无法始终站在法国人这边,又没有勇气真正走向阿拉伯人。随着加缪个人思考的逐渐深入,他通过创造“地中海文化身份”找到了真正的自己。他在探寻文化身份的过程中既反对法国殖民者对非洲的压迫,又不赞成阿尔及利亚地区的暴力反抗。他认为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都应该和平共处。在这种文化冲突中加缪发现了荒诞,他本人对这种荒诞则保持顽强的抗争精神,呼吁在绝望中坚守正义。他的《第一人》等作品都是对他这种文化身份的表现^[2]。

2. 杜拉斯

和加缪一样,杜拉斯也并非土生土长的欧洲人,加缪在非洲地区生活和成长,杜拉斯则在越南生活和成长,

作者简介: 韩湘瑜(1990.6—),性别:女,民族:汉,籍贯:黑龙江省宾县,最高学历:本科,单位:绥化学院,职称:助教,研究方向:法国文学。

原因都是殖民。杜拉斯在印度出生，在越南长大，于18岁开始定居法国巴黎。在越南地区时，杜拉斯的父亲因病去世，只有母亲一人抚养她另外两个孩子。同时生活在东西方文明中的杜拉斯并没有同时受到两种文明熏陶带来的好处，反而时刻处于痛苦当中，时刻想要逃避。她曾说自己对西方文化时会感觉到失语和无根，在面对东方文化时又会戴上西方人的优越面具。她的一生都在东西方文化中不断漂泊和流浪，却从未真正找到自身渴望的归属，以至于她认为自己不是法国人，甚至在《物质生活》宣称“任何地方都不是我的出生地”^[3]。杜拉斯的这种人生轨迹被她以巧妙的方式融入到了写作中。从她的一系列作品如《情人》《广岛之恋》《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等我们可以轻易看出作者的创作受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经历影响之深。在这些作品中，杜拉斯以第一视角叙述了和情人之间的关系由金钱和性的交易逐渐在时间的积淀中转变为初恋的回忆和残缺的幸福，字里行间她不断在隐晦或者直接地回味那种幸福、快感，甚至羞愧和耻辱。杜拉斯的一生都陷入在这种对初恋情人的回忆中无法自拔，而她的初恋情人无疑带有浓厚的东方文化的影子。这是双重文明影响之下杜拉斯所选择和不断追问的文化身份。

3. 勒克莱齐奥

勒克莱齐奥在写作生涯中一直在世界各地旅游，从法国到美洲再到非洲。这样的生活经历导致勒克莱齐奥如同现代社会的新型游牧民族一般，不仅居无定所，而且文化身份也难以定义。他始终在关注着隐藏于主流文明之外的人群，在作品中致力于描述文明上的侵略和现代文明与原始文明之间的冲突，被称作另类的世界公民。勒克莱齐奥在讲述这种冲突时显示了他对于原始生活的追求和对乌托邦的强烈向往。在他的作品中，常常会对童年河家庭经历进行探寻，从而拷问文化身份。在《非洲人》这部作品中，作者虽然取名为非洲人，却在讲述欧洲人的故事。在书中主人公是白人，却一直梦见母亲是非洲人，在后来甚至发现父亲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非洲人。这部作品所描述的非洲人其实就是作者本人，是作者的文化身份。

4. 米兰·昆德拉

昆德拉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受到政治危机的影响加入法国国籍。他的出生地是混乱的地区，斯拉夫文化、日耳曼文化、波西米亚文化都在这里扎根共生。在长期的流亡生涯中，昆德拉成为了没有公民身份的人。因此昆德拉不仅在精神上缺乏归属感，他在现实中也没有归

属地。从捷克斯洛伐克到法国的移民不仅逼迫昆德拉改变早已养成的生活习惯，而且为他带来了深切的远离故土的悲哀。在昆德拉的创作中，无论什么样的主人公，都在展现着他对于故土的遗忘与记忆。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作品中，主人公永远在抗争，但是比抗争更明显的是主题中挥之不去的死亡和遗忘：没有人能够逃避死亡，没有人能够不被遗忘。在昆德拉笔下，遗忘比死亡更加可怕。因为昆德拉面临的流亡除了地域流亡之外还包括文化流亡和语言流亡等身份流亡。身份包含着作家的自我认定，但也包含着其他人对作家的认定，这两种认定的不和谐既是因为其母语文化的弱势，也是因为其长期的流亡生活^[4]。

5. 维塞尔

在维塞尔的经历和作品中，非常生动鲜明地表新出了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的冲突。维塞尔是犹太人，曾经被关进纳粹的集中营，从集中营释放之后，他选择了生活在法国，并且使用法语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除去是以为文学家之外，维塞尔还在经济学上有很高的研究和造诣，师从门格尔，将门格尔的主观价值论进一步深化成了边际理论^[5]。维塞尔的大多数作品如《夜》《凌晨》《白昼》等都是根据自己在集中营中的亲身经历写就的，带有明显的个人自传性质。与其他同类型的作品不同的是，他在讲述犹太人命运和恐怖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同时，还在讲述种族灭绝的故事，并且他能够跳出单一民族的情感巨献，从种族歧视的角度出发，呼吁和平，反对法西斯。

6. 让-克里斯托夫·吕芬

让-克里斯托夫·吕芬是法国的后殖民主义小说家。在西方一贯的价值观中，他们认为自己的侵略和殖民行为为其它地区带来了先进和繁荣，事实上这只是自以为是，他们对殖民地带来的只有无穷无尽的灾难。后殖民主义者看到了这一事实并跳出固有的思维误区，立志于从这一方面出发，揭露法国侵略行为的残酷，呼唤人道主义，并且深刻地反思了自身和全体法国人的文化身份。在他的作品《红色巴西》中，他能够跳出个人问题的藩篱，以人文主义视角去关怀整个世界。让-克里斯托夫·吕芬的另一个身份是无国界医生，他长期从事于医疗救助活动，曾深入到许多不同的文化当中，并且从这些文化中获得别样的体验，这些经历为他的小说创作带来了丰富的素材和宝贵的思考。作为法国人，让-克里斯托夫·吕芬选择了站在“他者”视角上审视自身的文化身份，并颂扬巴西地区的印第安民族文化。他的作品创

作和独特的文化身份视角对于提升第三世界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产生了重要的意义。

7. 程抱一

程抱一是一名华裔法国作家,同时从事诗歌、翻译、书法创作和艺术批评。由于他一直致力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互相交流,不仅将法国的艺术翻译成汉语,引入到中国,而且将中国的艺术翻译成法语,向法国人介绍和宣传,所以被称作中国与西方文化上的摆渡人。程抱一的身上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滋养,又体现了西方现代精神的熏陶,这一点从他本人的经历中也可以看出来。程抱一作为留学生来到了法国,后来移民法国,选择在法国定居,之后又被聘请为法兰西院士。随着历史的变化,程抱一在法国的身份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事实上,有一大批中国人都与程抱一有着相同的经历:作为中国人在外国生活并创作。程抱一诗歌《双歌》等同时具有中国诗歌和法国诗歌的长处,他的小说《天一言》带有隐晦的个人自传性质,通过对主人公遭遇的描写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文化和法国文化共同的影响之下所感到的异国他乡之漂泊感和孤独感,而他的作品中的这种漂泊感更是成为了当时那一带中国游子对文化身份普遍的困惑和追求^[6]。

二、法国文学镜像中的文学身份具有不稳定性 and 流动性

法国文学身份不仅体现在以上作家所代表的群体中,而且体现在法国海外文学所代表的黑人文学。这些黑人文学使用独特的文学形式表达了殖民地黑人的共同经历,他们的这种经历使其自身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世界观和文化身份,他们在作品中呼吁和平,团结和鼓舞世界各地的黑人同胞。从另一方面将,他们的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殖民地区人类的思想、文化、传统、梦幻和痛苦响应了后殖民主义和民族独立的浪潮,在价值取向上对西方文化永不衰竭的神话做出了打破,是开创新格局的有力力量^[7]。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得知,尽管同为法国作家,但是这些人由于自身经历的不同导致其思想价值取

向与传统的法国文化身份发生了冲突。他们在文学创作中更多地表现出了逃离的倾向,通过与原有世界的决裂追寻自我的真正价值,并且在这种追寻中重构出了一种新的文化身份。这些作家自身的生活具有着不稳定性,所以他们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文化身份也具有强烈的流动性。处在不同文化的拉扯中时,他们往往感受到巨大的矛盾和不适应性,例如加缪对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地区的矛盾情感。而这种不适应性又迫使他们将文学创作作为疏泻的渠道,在疏泻的过程中,他们完成了自我升华和救赎,并为读者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去了解和感受法国文学。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尽管加缪、杜拉斯、勒克莱齐奥、昆德拉、维塞尔、吕芬和程抱一各自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经历都完全不同,但他们在创作中都深切地体现了法国文化与外在文化之间深刻至不可避免的冲突。这些冲突为他们的人生带来了痛苦和思考,使他们不得不跳出原有文化身份的限制,从而寻找新的文化身份来肯定自我和追寻自我,正是这种追寻的过程让我们看到了法国文学的另一面,让我们认识到了文化的多样性。

参考文献:

- [1]姚瑞雪.当代法国文学镜像中的文化身份研究[J].北方文学:中,2018(5):1.
- [2]刘成富.当代法国文学镜像中的文化身份[J].社会科学文摘,2017,15(03):154-159.
- [3]杨柳.刍议文化身份在当代法国流散文学中的表征[J].社会科学文摘,2019(3):3.
- [4]刘成富.当代法国文学镜像中的文化身份[J].社会科学文摘,2017(3):3.
- [5]罗芳.当代法国文学镜像中的文化身份探析[J].青年文学家,2018(4Z):2.
- [6]潘琦.新时期环境下法国文学镜像中的文化身份解读[J].文学教育,2017(20):1.
- [7]杨柳.刍议文化身份在当代法国流散文学中的表征[J].国外文学,2018(4):10.